

故里系列散文之48

蕨

□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原党委副书记 高自双

蕨，是一种山野菜，多生长在山间、林边、池畔、沟沿、河坡上。蕨的种类很多，常见的蕨菜有这么两种：一种是圆柱形，颜色稍紫，味道清嫩微甜，俗称甜蕨。一种呈棱形，颜色稍青，味道苦凉，叫作苦蕨。

20世纪90年代，我在豫南山区的桐柏县担任县委副书记。我曾到过125个行政村几百个自然村，山山水水之间，几乎到处都能看见蕨生长着。桐柏人称蕨菜为“拳菜”，因嫩蕨颇似幼儿丰腴的小臂直立握拳而得名。其青绿色或淡紫色带绒毛的嫩芽，即为蕨菜珍品。

采蕨的最佳时节是阳春三月。每当残雪消融，天气转暖，向阳的山坡上，小河边，水塘周围的土埂上，肥嫩的蕨芽破土而出，汁液丰盈，触之即折。提篮采摘，十分惬意。采摘下来的鲜蕨，可采用保鲜技术装袋保鲜，运至大城市，摆在豪华丰盛的宴会桌上，最受吃腻了大鱼大肉的食客的青睐。若是把采摘下来的鲜蕨加工成干蕨，就要把水煮开，将鲜蕨一把一把地放进锅里略煮，也就是“焯[chāo]一滚”，取出后晾干即可。桐柏县的山珍加工厂就有一道品牌名菜——袋装保鲜鲜蕨。袋装保鲜鲜蕨，远销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郑州，甚至日本及东南亚等海外市场。

蕨菜鲜吃最美。鲜蕨采摘下来，用滚开水一焯，捞出来把水控净，斜着用刀切成寸许的段

子，放进油锅里爆炒，趁热上桌，食之滑嫩爽口，清香扑鼻，微软筋脆，了无渣滓，仿佛洋溢着山间清风明月的清新和纯粹气息。

嫩蕨的采摘佳期短暂易逝。蕨芽拱破泥土，暖风一吹，“噌、噌、噌”，鲜嫩肥硕的茎秆儿一个劲儿往上窜，若不及时采摘，“紧握的小拳头”稍微一伸开，茎秆就老了，纤维化了，食之犹如干柴，不好吃了。

山里的农民往往把采摘下来的鲜嫩蕨，摊在箔上晒干晾干。晒干晾干的嫩蕨，贮藏起来，留着过年的时候吃。干蕨配红烧肉或小酥肉装碗，撒上花椒茴香葱花，小半勺水一浇，上锅大火蒸食。红烧肉或小酥肉在上，干蕨在下面衬碗，肉香淋漓滋润干蕨，干蕨获得润泽仿佛恢复了鲜蕨的天性，吃起来香而不腻，齿颊留香，回味无穷，远胜梅菜扣肉。

蕨菜性凉微甘，食之明目去火，活络经络，有益健康，延年益寿。

人类采食蕨菜的历史源远流长。蕨菜很早就在文学艺术作品里出现了，可以说是一道世界历史文化名菜。早在两千多年前，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，就有两处歌咏蕨菜的。《诗经·召南·草虫》有：“陟彼南山，言采其蕨。未见君子，忧心惓惓。亦既见止，亦既覯止，我心则说。”唐代大诗人李白漫游到南阳，留下了“昔在南阳城，

唯餐独山蕨”的千古名句。“唯餐”，也就是只喜欢吃，或者说是“最喜欢吃”的意思。南阳城好吃的东西很多，李白遍游天下，一生出入宫廷侯门，御膳盛宴，山珍海味，尽皆尝遍，什么大餐没有吃过？而单单是“独山蕨”的美味给李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。可见，蕨，独山蕨，味道之鲜美，可谓天下少有。

一千多年前，世界上最早长篇写实小说、日本古典名著《源氏物语》，第48回的题目就是“早蕨”。作者紫式部在这一回里写道，阿闍梨派人给二女公子送信来，随函送上蕨及问荆，装在一只精致的篮子里，附言道：“此蕨与问荆，乃诸童子为供养贫僧而采得者，皆初生时鲜也。”并附诗曰：“年年采蕨供春膳，今岁不忘旧日情。”二女公子即答诗云：“摘来山蕨谁与赏，物是人非感慨深。”直到今天，日本人仍有喜食蕨的习惯。（转自河南思客）

湖畔

自然的邀请

□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 朱俞锦

它们在枝头哼着小曲
它们在山间捉着迷藏
它们在水里吐着泡泡
它们悄悄地送来了自然的邀请

他们在风中尽情奔跑
他们在田野感受花开
他们在海边嬉戏打闹
他们欣然的加入了地球的派对

它们开心的笑着
他们也开心的笑着
它们和他们都有了
最好的舞伴



摄影 / 马琳

愿你被温柔以待

□信息工程学院 赵正华

郭敬明在《小时代》中曾经写过：“我们活在浩瀚的宇宙里，漫天飘洒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，我们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。”确实，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真的很大，每个人都在各自的轨道中忙碌的生活着，短暂的相遇之后又是继续奔波，难免会让人感觉她只有冰冷的恶意，却忽略那心底暖暖的温柔。就像人们只看到了天黑却忘记了还有灯，只知道下雨却不懂得还有伞。

“城南花已开，愿君长安在”大概是我听过最温暖的话语。可能许多人不曾听过这个故事，但它所代表的却是一些人的故事，一些在病魔折磨下相互取暖的人。

故事的开端只有一个人，正是由这一个人引出的一首歌，一个人加上一首歌吸引了一些同病相怜的人，他们温暖彼此。病魔的摧残无疑是痛苦的，但人心的温暖却是支持他们最强大的力量。在病魔面前的他们显得那么渺小，可是他们彼此的温暖却让他们有了战胜病魔的勇气。还记得那个被病魔摧残的阳光大男孩，他只希望自己能再去城南看花开，可是因为身体的原

因他可能坚持不到那一天，他的故事牵动着无数的网友和那些与他一样与病魔斗争的患者，无数人的鼓励让他创造了奇迹。虽然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病魔的恶爪，但在他生命旅程的最后一段，曾经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。

和故事的主人公以及那些被病魔摧残的患者相比我们无疑是幸运的，我们不用忍受那些令人绝望的痛苦，这是这个世界给予我们最好的温柔。可能我们在生活中难免还是会有一些不如意，但至少我们不是一个人去独自面对，我们有着家人、朋友、同学，他们总能给我们鼓励和陪伴。

所谓温柔绝对不仅仅只有亲友才能给予，有时候陌生人之间不经意的温柔更能让人感动，一个陌生人的鼓励足以让你重拾信心；一个陌生人的问候，足以让你体味人与人之间的善意；一个陌生人的善举，或许能让你感动许久。

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很多未知的挑战和风险，在以后的生活中也有困难和艰辛，可是不管怎样，我们都有生活下去的希望，因为我坚信我们终会被温柔以待。

父母在 我们不曾孤单

□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 牛娇娇

你有多久没有给父母打电话了呢？你有多久没问问父母家里一切都好吗？你有多久没问问他们是不是因为忙碌而凑合着吃了一顿饭呢……我们总是觉得他们都是大人了，怎么会照顾不好自己，怎么会吃不好，穿不暖……是啊，这个年纪的我们总是那么自以为怎样。我们品尝着父母带给我们的甜蜜，却不曾回馈他们什么东西，甚至还讨厌他们的唠叨，总希望远离他们的束缚，我们渴望着自由，向往着外面的世界。

“如果没有父母的期待、亲情的牵绊，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更自由一些？”在一档综艺节目里，32岁的女演员焦俊艳就问了导演高亚麟这样一个问题。高亚麟是怎样回答的呢？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，父母没了，你直面死亡。”《百年孤独》里也有这样一句话“父母是隔在我们和死亡之间的帘子”。我们总是觉得没有父母，我们就能更加

自由，没有束缚。其实不是，“父母在，人生还有来处；父母走，人生只剩归途。”

说起相声演员岳云鹏，我们脑海中总是他那副笑嘻嘻的脸庞，但他谈到父亲的离世却是充满愧疚，落下眼泪。那一年，岳云鹏正在海外演出，他的父亲病重生命垂危，岳云鹏便天天祈祷，希望父亲能坚持到自己回国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就在他上台演出当天，家中传来噩耗，父亲去世了。当时，他站在舞台上，台下是一张张笑脸，等着听他唱五环；几千里之外，是他唯一的父亲，来不及见儿子最后一面，便撒手人寰。岳云鹏在舞台上强撑到最后一刻，哭着唱完了一首《五环之歌》。在谢幕的时候，他面朝老家的方向，跪地不起，痛哭不止。这可能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最真实的写照了吧。

小的时候，我们经常许诺，等我们长大了，给父母买大房子、带他们周游世界。是的，我

们确实已经长大了，但我们却开始嫌弃他们，觉得他们又土又唠叨，根本不懂自己。我们总是说自己每天都很忙，没有时间，难道我们真的忙到给父母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了么？

我的一位老师在上课时候提及亲情，他上有父母，下有儿女。他的人生可谓是很幸福，但他最担心的却是深夜父母的电话，因为但凡事情不严重，父母都不会给他打电话去麻烦他，一旦打了电话，证明家里肯定是有事情发生了。他总是害怕父母身体抱恙，害怕父母还没有好好的享清福就离开人世。

作家老舍当年远离家乡的时候，特别害怕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，他感慨说：“人，即使活到八九十岁，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。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，虽然还有色有香，却失去了根。有母亲的人，心里是安定的。我怕，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，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。”

父母在，我们还不曾孤单，趁一切还来得及，多给父母一点陪伴，一些耐心，时常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周末回家吃顿团圆饭，像曾经他们包容年幼的我们一样，去包容老去的他们。